

阅读日本书系：日本电影与战后的神话



[阅读日本书系：日本电影与战后的神话_下载链接1](#)

著者:[日] 四方田犬彦 著，李斌 译

[阅读日本书系：日本电影与战后的神话_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非常不错的书，非常有价值！

四方田犬彦在书中就不少日影文化现象作了分析，比如山口百惠，比如哥斯拉电影，视点角度具有敏锐的学术触角，而文笔却又轻松浅白，因此读来兴味十足。每篇文章都不算长，却可由此进入更深的思考中。

印刷非常满意 比想象的还好

封面不错 装订还行 内容也丰富

看了一点，很好看，推荐大家买。

不错的购物体验，下次还来买

挺有意思的。不知道这本能否带来惊喜！

和好的书！绝对正版！！！

日本电影很一般 不过黑泽明是个例外 这本书作为 战后日本娱乐的补充很好

主动成为盲人 哥斯拉及其后裔 狸御殿复活 寅次郎、无业游民的零落

内容很不错，轻松有趣，很有历史感。

日本影评专家写的，很有眼光

不错的图书不错的图书

阅读书系：电影与战后的神话

日本电影与战后的神话，研究了战后日本的电影和社会文化，是一本不错的书。属于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阅读日本书系，这套丛书还有《日本地方自治》，《战后日本的大众文化》，《茶道的历史》，《富士山与日本人》，《日本经济史》等。
这一本有很多图片和电影介绍，可以作为索引来观看日本电影。
四方田犬彦在大陆出版了好几本书了，有《创新激情-一九八〇年以后的日本电影》，《亚洲背景下的日本电影》，《日本电影100年》，都还不错。

《阅读日本书系：日本电影与战后的神话》收录的文章的核心，是围绕着1945年日本战败后的社会重建而出现的神话形象的评论性研究。其中主要围绕下面两种电影展开了分析和叙述：一种是将这些形象作为同时代的神话而加以彰显的电影；另一种是在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次（怀旧地或是评论性地）提起上述神话的电影。说得更具体一点的话，首先我会论及在日本电影中，1945年8月15日的天皇玉音广播是如何通过电影被描写成神话的；其次我会参照玉音广播在亚洲电影中的使用，籍此寻找出使其背离神圣化的对照物。就在日本电影长期将天皇的表象当作默认的禁忌的时候，俄罗斯的索科洛夫（Aleksandr Sokurov）打破了该禁忌，拍摄了以昭和天皇为主人公的作品，《阅读日本书系：日本电影与战后的神话》中将会讨论这件事的意义。

好

前言 1 日本电影与战后的神话 战败之日 天皇裕仁的肖像 索科洛夫《太阳》
李香兰是谁？ 主动成为盲人 哥斯拉及其后裔 狸御殿复活 寅次郎、无业游民的零落 II
“1968”之后 我所知道的ATG两三事 关于先锋电影的记忆 三岛由纪夫和电影
在韩国看《忧国》 山口百惠再考 村上春树和电影 III 韩国的视线 力道山和大山倍达
在日朝鲜人是如何用电影表现战后的 有关日本统治下的朝鲜电影的发现
何谓“勇大人”？ 韩流备忘录 IV 直到日本沉没
绑架金大中事件的电影化略带小川彻风格 高岭刚和冲绳 日本的新纪录片
关于小川绅介的记忆 如何描绘1970年代 神风特攻队和自杀式攻击
关于《日本以外全部沉没》 后记 注 本书章节出处一览

成长常常被认为是一个蜕变的过程，生命经过痛苦的仪式终于脱离了旧的躯壳，焕发出湿润而又新鲜的光泽，仿佛只要越过这个临界点，目光就不会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而是会一直深入下去，终于有一天就会抵达那些黑暗的根须。很多年来，我坚信这一点，我的耐心像动物的冬眠一样长久。但是每过一年，我都感到往事在加重，而未来却在减少。我无法确定自己相对于那个临界点的位置，或许它尚未来临，或许它早已被轻松地逾越。

这个夏季过剩的雨水常常模糊我望向窗外的视线，无数透明的雨滴叠加在一起居然让世界变得如此晦暗。这正如人的生活与记忆。每一天迅速地掠过，几乎只容得下一个短暂的哈欠；或者，在很多天的早晨醒来，疑惑于时间的静止、环境的静止以及自身的静止。但是，这些透明的日子叠加在一起，居然也变成了浓得化不开的雾。来时的道路早已无法寻觅，只有记忆的筛子从远逝的岁月中过滤了层层往事，像一卷卷陈旧的电影胶片，展现在颠倒过来的望远镜那头。

因此，往事是残缺的，部分的，是一个人的生命遗漏下来的框架和草图，它总是像铁屑一样追逐着生命的磁石。正像我能够记得的童年：青藏高原上的城镇与草原，八百里秦川中的祖坟与血亲，它们总是构成一个奇怪的国度，梦中的我在其中过着当前的生活。所有的经历纽结成一团，那些自以为是的刻度与标记完全消失了。我在中学的教室里和大学时代的同学一起上课，而讲台上和蔼可亲的笑脸却是小学的语文老师。在梦里，这一切是和谐的，是真实的，甚至有一些事情跃出了我的控制，和现实的记忆混杂在一起，构成了新的往事。这个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水乳交融，难分难解。现实与梦影，清醒与迷醉，生活与回忆，这些正与反的人生碎片彼此依赖，不但不能否定一方面，而且都不能轻视一方面。

多少年来，我总是觉得自己以往的生活像爬楼梯一样，受困于一阶再一阶、几乎永无休止的刻板规则。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我忍受着自己内心的反叛，忍受着身体的疲惫。我告诉自己这种社会给人们制造的潜在规则总是要结束的，就像是注入瓶中的水，满了一定会溢出来。等到那时瓶子里的拘束生活终会结束，而我则必然喷薄而出，来到一大片风景迥异的辽阔天地。但我现在早已从那隐形的瓶子中漫溢了出来，却几乎没有任何轰轰烈烈的喷薄，只是安静地流淌下来，在无际的平原上化作了一脉溪流。

20世纪90年代以来，罗友枝、柯娇燕和欧立德等新一代美国清史研究者通过对大陆和台湾地区业已公开的清代档案，特别是对满文档案的阅读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2005年，欧立德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将这一清史研究派别称之为“新清史”。不同于传统的清史研究，“新清史”将目光置于18世纪，即清帝国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逐渐实现“大一统”的“盛清”时代，而非19世纪，即清朝面临列强的威胁、侵略和征服而不断退让、从而走向衰落的“晚清”。这些学者不再满足于把这个由满人建立的国家简单地纳入“汉化”的解释框架之下，以儒家的普遍主义作为唯一的路径来探索清代的政治合法性，而是把研究的重心转移到清的统治者——满人是如何建构其民族认同的，及其对包括蒙、藏、回、苗等在内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内陆边疆的控制，还有清皇帝是如何将自己塑造成帝国内部各个民族之共主的文化策略。

上述“帝国的殖民技术”使清朝不同于中国以往的历代王朝，呈现出鲜明的族群特性。“新清史”的“新”，不仅是就前代汉学家，特别是费正清的朝贡体制-条约体制范式而言，而且也是就自民国以来的“革命史学”而言。“新清史”以满族族群身份的建构为出发点，在世界史的视野中重新审视了清王朝与当时的莫斯科公国、欧洲的哈布斯堡王朝以及大英帝国的竞争关系，同时也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探索了清帝国对汉、蒙、藏、回等族群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统治。因此，欧立德将“新清史”的方向概括为“中国研究的族群转向”。已有学者分析指出，“新清史”借助于对汉化模式的解构突破了传统中国研究的“汉本位主义”，修正了以中原为中心、忽略西北边疆的方法，这些都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时下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应合，同时也是战后美国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在清史研究领域的投射。“新清史”的研究进路在欧美历史学界并非首创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法国史领域，加拿大裔学者娜塔莉·戴维丝就率先开始叙述被主流史学所遮蔽的地方和边缘人的故事了。显然，“新清史”是在步“法国新文化史”的后尘罢了。此外，“法国新文化史”研究对20世纪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史方法的运用在“新清史”中也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

与19世纪兴起的欧洲民族主义史学不同，柯娇燕在《边缘地域的帝国》一书中认为，族群划分并非是自然而然的現象，而是清帝国政治合法性建构的一个重要部分，族群现象是跨越时间的动态过程，是命名他者与自身的行为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而族群特征的认定往往诉诸语言、宗教、经济行为和家族组织等族群制度，这甚至无须借助于某些族群的外在特征，而只是缘于一种“差异和相似”的意识而已。“新清史”的这一族群观念标志着它与民族主义史学的决裂。因为，民族主义史学预设，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均由上帝创造，兰克就认为，各个民族因而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作为政治建构的族群观念，是对西方19世纪以来的种族话语的挑战，而后者所依赖的正是当时的进化论生物学有关人种分类的知识。现代基因生物学已经拆解了这些人种学的神话，而在当今的人类学家看来，这些以科学面目出现的知识只不过是符合西方殖民利益的“意识”、“想象”和“虚构”罢了。

[阅读日本书系：日本电影与战后的神话_下载链接1](#)

书评

[阅读日本书系：日本电影与战后的神话_下载链接1](#)